

《哈密至准噶尔路程》作者及成书问题献疑

赵卫宾

内容摘要:本文结合奏折档案等文献的记载,对《哈密至准噶尔路程》的作者及成书问题进行专题探讨,认为《哈密至准噶尔路程》的作者并非前人之雍正间使臣,而应是康熙三十六年年底至五十四年间出使准噶尔的清朝使臣。《哈密至准噶尔路程》不同于一般的行程日记,是该使臣记录的沿途军事情报。《哈密至准噶尔路程》成书,对清康熙末年拟定平准作战计划和绘制《皇舆全览图》西域部分,以及其后《西陲纪略》的编写,都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词:《哈密至准噶尔路程》 康熙朝 策妄阿拉布坦 《皇舆全览图》

《哈密至准噶尔路程》,又名《使准噶尔行程记》,是一篇反映清朝统一西域前西域政治、道里山川与风土民情等历史信息的重要文献。该文献受到众多西域史地研究者的重视,并征引于相关论作中^①,但少有对其作者及成书问题专文探讨者。该文献原作今已亡佚,仅在《重修肃州新志·西陲纪略》中保留了部分内容。清代著名学者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较早引用《哈密至准噶尔路程》的有关内容,但称其为《使准噶尔行程记》,并认为其作者是“雍正

^①参见[日]佐口透著,章莹译:《新疆民族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1-123页;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全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656-659页;陈戈:《明陈诚使西域经行新疆路线略疏》,《中国考古学研究》编委会编:《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27-236页;钮仲勋:《我国古代对中亚的地理考察和认识》,测绘出版社,1990年,第92-95页;马大正:《中国边疆研究论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6页;王希隆主编:《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56页;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三联书店,2007年,第16页;田卫疆主编:《丝绸之路吐鲁番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7-258页。

中使臣”^①。清末新疆名臣王树枏在所著《新疆山脉图志》中亦征引了《哈密至准噶尔路程》的有关内容,并在所纂《新疆图志》中记言:“《使准噶尔行程记》一卷,国朝雍正间使臣撰。”^②今人吴丰培先生将其从《西陲纪略》中摘出,抄录于所编著的《甘新游踪汇编》《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等书,并在跋文中对其撰者及成书问题做初步研究,指出:“是篇起自十二月二十三日,迄于正月二十八日,总计三十六日之行程。考《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中云:遣侍郎傅鼎、学士阿克敦使准地。与此篇悉合,并盛眩策凌迎傅鼎等恭顺之状,自为当时随员所记,故擅增雍正十二年之时。”^③笔者查阅相关奏折档案发现,《哈密至准噶尔路程》并非傅鼎等雍正间使臣所作,而应为康熙中后期使臣所作。

一、《哈密至准噶尔路程》非雍正间使臣所作

据《西陲纪略》所载《哈密至准噶尔路程》内容反映,作者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自额尔特木尔(长流水)起,经哈密、皮禅(辟展)、土尔番(吐鲁番)、衣拉里刻(伊拉里克)、阿尔灰(阿拉葵)峪、准土斯(裕勒都斯)、阿敦苦鲁(鄂敦库尔)岭、孔济斯河(空格斯河)、杜尔伯尔津(都尔伯勒津)等地,于次年正月二十八日到策妄阿拉布坦驻牧之所^④。作者所行路线,自古便是东西往来伊犁河谷的重要通道。明朝使臣陈诚出使哈烈国及哈烈国王沙哈鲁的使臣出使明朝,皆是沿此道进出伊犁河谷^⑤。《西域图志》亦明言:“自托克三西出有三道:其一出伊拉里克,由阿拉奎鄂拉入谷口,经裕勒都斯,以抵伊犁。”^⑥因而,清代在“准部未靖时,自哈密至伊犁者,恒取道于兹”^⑦。

据奏折档案反映,在策妄阿拉布坦于雍正五年(1727)去世前出使准噶尔的清朝使臣,仅有内阁学士众佛保等人一行。众佛保等人先后于雍正二年(1724)和雍正三年两次出使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驻牧之地,商谈双方议和划界之事。据众佛保奏折内容反映,他们初次出使准噶尔是于雍正二年六月初一日自吐鲁番起程,经伊拉里克、厄鲁哈雅、崆吉斯河与昌马河交汇处等地,

①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05年,第106页。

②王树枏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86页。

③马大正等整理:《吴丰培边事题跋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

④黄文炜等:《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凤凰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48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35-437页。

⑤陈诚著,周连宽校注:《西域行程记》,中华书局,2000年,第35-39页;[法]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⑥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1页。

⑦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第105页。

“于七月十六日抵策妄阿拉布坦移住之哈拉呼集尔地方”^①；再次出使则是于雍正三年七月初五日自巴里坤起行，经吉木色、托里、塔尔奇达巴汉、伊犁河等地，于“八月二十四日抵达策妄阿喇布坦所驻之吹、察罕乌苏二河汇流处”^②。不难看出，众佛保等人的两次准噶尔之行，仅第一次与《哈密至准噶尔路程》的作者所行路线基本相符，但二者的行程时间又相差甚远。由此推知，《哈密至准噶尔路程》非众佛保一行之人所作。

雍正十二年(1734)八月，应准噶尔琿台吉噶尔丹策零之请，雍正帝派遣侍郎傅鼐、额外内阁学士阿克敦等前往准噶尔，商议和谈划界事宜^③。据傅鼐奏言：“臣等于雍正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由巴里坤军营启程，十一月初五日抵阿克他司地方。与准噶尔卡伦相接之卡伦上人言，将臣等带至色布腾军营，遂于本月十日抵吉木色地方。寨桑乌巴锡统兵来至臣处，问明缘由后，带领臣等于十二月初九日抵伊犁河。十三日会晤噶尔丹策零。”^④可见，傅鼐、阿克敦等人是于雍正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十三日之间，经巴里坤、阿克他司(阿克塔斯)、吉木色(济木萨)等地抵达伊犁河与噶尔丹策零会晤的。又据阿克敦此行所作《奉使西域集》的诗歌内容反映，阿克敦出嘉峪关后，经哈密、阔石图岭(库舍图岭)、乌鲁木齐、阳关(秧巴尔哈损)、塔尔奇岭(塔勒奇山)等地，抵达伊犁河^⑤。由此可知，傅鼐、阿克敦等人之路线行程与《西陲纪略》所载自巴里坤经乌鲁木齐至伊犁河的路线行程相符^⑥，而与《哈密至准噶尔路程》所记路线行程大相径庭。故此断定，《哈密至准噶尔路程》非傅鼐、阿克敦等一行之人所作。进而言之，《哈密至准噶尔路程》并非雍正间使臣所作。

二、《哈密至准噶尔路程》为康熙中后期使臣所作

据《哈密至准噶尔路程》记载，作者所经历的皮禅城、勒木金(连木沁)、僧济木(森尼木)、土尔番、衣拉里刻等地，当时俱为策妄阿拉布坦属下回子耕种之地^⑦。而皮禅、吐鲁番等地，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被清军攻占后转由清政府控制。据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七月初十日，“皮禅城回子头目率三百馀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年，第1006-1021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280-1281页。

③《清世宗实录》卷一四六，雍正十二年八月丙午条。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336页。

⑤阿克敦：《德荫堂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5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50-551页。

⑥黄文炜等：《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48辑，第437页。

⑦黄文炜等：《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48辑，第435页。

人来降。十三日,大兵至吐鲁番地方,吐鲁番之阿克苏尔坦及总管头目沙克扎拍尔等,俱率众迎降”^①。之后,策妄阿拉布坦为报复吐鲁番投顺清军,乘清军回师巴里坤之机,于次年(1721)五六月间,派遣军队由亲准噶尔的吐鲁番头目阿斯呼济带领,将吐鲁番地方大量居民掳往喀喇沙尔、乌什居住,中途逃脱千馀户据鲁克沁驻扎^②。被掳往乌什居住的吐鲁番回众首领木鲁苏布伯克于雍正二年与阿克苏、库车等地伯克共同遣使降清^③。据其使者告称:“前我阿克苏、库车、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城,皆由吐鲁番之苏尔坦等为首统管。自从策妄阿拉布坦带去二位苏尔坦之后,即无为首统领之人。”^④吐鲁番苏尔坦被策妄阿拉布坦掳去之后,即在策妄阿拉布坦地方居住^⑤。结合《哈密至准噶尔路程》所记“皮禅城居人三四百家”、“土尔番内有总领回子之素尔屯居住”等重要信息,我们可推知,《哈密至准噶尔路程》的作者出使准噶尔,至晚当在清军攻占吐鲁番及吐鲁番苏尔坦被掳至策妄阿拉布坦处之前,即康熙六十年之前。至于雍正十年(1732)清军弃守吐鲁番,吐鲁番再度归属准噶尔控制之时,策妄阿拉布坦则已于此前的雍正五年去世。故此推定,《哈密至准噶尔路程》的作者应为康熙间使臣。

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1708-1718),在康熙帝的主持下,西方耶稣会士雷孝思、杜德美、费隐等率领中方测绘人员,运用西方近代测绘技术,绘制完成著名的《皇舆全览图》。其中反映新疆哈密及其周边地理简况的《哈密全图》于1711年至1712年1月(康熙五十年至五十一年)间完成实际测绘工作^⑥。由于当时准噶尔尚未平定,西方耶稣会士杜德美、费隐等未能前往哈密以西地域开展实际测绘工作。因而,作为反映哈密以西地理状况的重要舆图,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覆刻本《皇舆全览图》中出现的《杂旺阿尔布滩图》^⑦,则是根据此前清朝使臣和官员们的报告绘制而成。据苏熙业记载:“雷孝思神甫曾寄回法国一幅关于中国与里海之间各国的地图。这幅图乃是根据鞑靼人和清廷官员的报告绘成的。我手头曾有过若干幅从哈密至(策)

①《清圣祖实录》卷二八八,康熙五十九年八月甲子。

②《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三,康熙六十年六月乙卯;《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五一,乾隆二十三年三月辛卯。

③赵卫宾:《回疆东四城伯克遣使投清史事考——兼谈雍正即位初年的西域经略观》,《西域研究》2017年第1期,第30-36页。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772页。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711页。

⑥[法]J. B. 杜赫德,葛剑雄译:《测绘中国地图纪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8页。

⑦白鸿叶、李孝聪:《康熙朝〈皇舆全览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93页。

妄喇布坦驻地哈卡斯的路线图。这些路线图中,有一幅已由巴多明神甫译出,它画得很出色。图上标出每日的里程和罗盘方位角距。我正是依据这幅图,才定出吐鲁番,伊犁河上游,科尔、哈卡斯及巴尔喀什的地理位置的。由雷孝思神甫寄来的地图是从宫廷中得到的。”而“巴多明所译的那幅路线图乃是由清廷的一位曾奉康熙派遣去过策妄喇布坦处的贵族送给张诚的。这位贵族对道路十分熟悉;他懂得天象,对道路进行了尽可能精确的测量。他从嘉峪关来到哈密,由哈密到吐鲁番,又从吐鲁番到了哈卡斯—伊犁。他逐日测定‘罗盘方位’,并以常用的计程单位记录下每两个地点之间的距离。”^①

《哈密至准噶尔路程》不仅详细记录了自哈密经吐鲁番、准土斯、孔济斯至策妄阿拉布坦驻地沿途每两个站点间的道路里程,更为重要的是,对比《哈密至准噶尔路程》所记沿途站点与《杂旺阿尔布滩图》中标记的相关地名,发现二者有着高度的重合性。据《哈密至准噶尔路程》所记,自吐鲁番至伊犁沿途历经红→皮禅城→勒木金→僧济木→土尔番(渡一无名小河)→布罕→衣拉里刻(将近阿尔灰地方,东边有一小河,名特克河,水向西南山峪流去)→阿尔灰峪→登奴儿特→哈布齐海→插汉鄂博图→小准土斯→大准土斯→阿敦苦鲁口→阿敦苦鲁岭→阿敦苦鲁西口→孔济斯河→杜尔伯尔津等站点^②。而《杂旺阿尔布滩图》中自吐鲁番至伊犁一线则标绘有红、披占、勒母金、塞母金、土鲁番、无名小河、布喀、衣拉里克、一条西南流向小河、阿尔灰昂阿、阿尔灰必拉、阿尔灰萨尔查、登努儿忒、哈博七海、朱尔土思、阿敦枯勒、阿敦苦鲁达巴罕、空济塞色禽、特尔哈拉、昌马空几思阿产、乌蓝布拉、衣里必拉等地名^③。值得注意的是,《杂旺阿尔布滩图》不仅对《哈密至准噶尔路程》所记自准土斯至孔济斯河的两条路线有所标记,而且《杂旺阿尔布滩图》标记的吐鲁番属下城镇与《哈密至准噶尔路程》所记红至衣拉里刻沿线站点完全一致;《哈密至准噶尔路程》对红至衣拉里刻一线之南的哈喇和卓、鲁克察克等重要城镇因未经历而缺载,而《杂旺阿尔布滩图》则同样未做标记(参见文末附图)。应该说,直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二月,协理将军阿喇衲率领人员“共同丈量吐鲁番周近地方,验看方向,绘图呈览”之后^④,清政府对吐鲁番周边地理状况才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由

①转引自:[英]约·弗·巴德利著,吴持哲、吴有刚译:《俄国·蒙古·中国》,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54—355页。

②黄文炜等:《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48辑,第435—437页。

③Walter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China und die Aussenlaender*(康熙朝皇舆全览图). Peking, Verlegt bei der Katholischen Universität, 1941: 11. Dsungarei-Tienschan-Kaschgar.

④《清圣祖实录》卷二九六,康熙六十一年二月壬申。

此推知,《哈密至准噶尔路程》当是清廷绘制《杂旺阿尔布滩图》之时的重要参考资料,进而说明《哈密至准噶尔路程》的作者应为康熙间使臣。

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策妄阿拉布坦派兵侵袭哈密,康熙帝为加强哈密防卫,急调陕甘两处兵丁前往巴里坤屯驻,并令吏部尚书富宁安前往负责统一指挥。六月,各路兵丁“挨次出口,由布隆吉尔、塔尔那秦至巴尔库尔等地方择好水草处酌量分驻,其运送哈密之米,令巡抚绰奇兼用车辆运载,自嘉峪关尾大兵后直至巴尔库尔。兵部、理藩院各遣章京一员,于甘肃等州县调取人马,安设台站,派出部院衙门笔帖式坐台”^①。次年(1716)正月,富宁安奏请“自嘉峪关至哈密安设十二台,每台各分车二百五十辆,令其陆续转运”^②。此后,清政府构建起自嘉峪关至哈密、巴里坤的一套较为完备的军台转运体系,为关外军需物资的转运以及使者官员和商业贸易的往来带来极大便利。自巴里坤至哈密,“每站俱安设马匹,自哈密以外之那秦起至布隆吉尔之间,伊托忒、巴尔楚忒等十处俱系瀚海,是以每站安设骆驼,递送事件”;“自策妄阿喇布坦处来投顺之人及伊所差之使人送往京师时,将巴尔库尔台站内马匹,送至哈密;又自额敏处拨取马匹,送至布隆吉尔,方乘驿马,送至京城”^③。巴里坤成为西路清军大本营,也成为清朝与准噶尔使者往来的重要中转站,如前文所述雍正初年的众佛保一行及雍正末年的傅鼐一行,皆曾在巴里坤大营中转停留,进而绕开天山南路哈密至吐鲁番间既无水草又无驿站且行走艰难的戈壁路段。但《哈密至准噶尔路程》的作者由额尔特木尔(长流水)经哈密、苏门哈尔灰城(苏木哈喇垓)、喀拉托博克(哈喇都伯)、尼尔浑(内勒滚)、额锡莫克(额什墨)等地进入吐鲁番地界,并未在巴里坤大营中转停驻,也未绕行戈壁路段,并记言:“自尼尔浑以至红(洪)地方,共三百七十里,俱无水草柴木,郭必虽平坦而多碎石,驼马行走甚难,行者将此三日程并两日一夜行走方好。若按站住歇,驼马不堪支持。自那尔浑起身三日,所需薪水必须驮载。”^④此外,杜德美、费隐等人于康熙五十一年经实际测绘完成的《哈密全图》对《哈密至准噶尔路程》的作者所经额尔特木尔、哈密、苏门哈尔灰城、喀拉托博克等站点都有标记,而对巴里坤周边尤其是自哈密以外之那秦起至布隆吉尔之间的伊托忒、巴尔楚忒等十处台站未做标记^⑤。直至康熙六十年(1721)刊刻的《哈密噶思全图》对此才有

①《清圣祖实录》卷二六四,康熙五十四年六月戊寅。

②《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七,康熙五十五年正月辛酉。

③《清圣祖实录》卷二八四,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壬戌。

④黄文炜等:《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48辑,第435页。

⑤Walter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China und die Aussenlaender*(康熙朝皇舆全览图): 19. Hami(Alt).

比较详细的标记,但对重要站点额尔特木尔则未做标记^①。这从侧面反映了自清朝屯兵巴里坤并建立巴里坤至嘉峪关的新台站之后,出嘉峪关经星星峡(喀拉岭)、格子烟墩(喀三延图)、长流水(额尔特木尔)等地至哈密的传统驿路,地位有所下降。同时也说明,《哈密至准噶尔路程》作者的出关路线与杜德美等人的出关路线应基本一致,皆是沿嘉峪关至哈密的旧有驿路而行。策妄阿拉布坦侵扰哈密后,第一个赶往救援的肃州总兵路振声和押送骡马前往巴里坤的陕西盩厔县知县张寅,亦是沿此路行走。据路振声奏报:“臣领兵兼程前往哈密,于本月十二日至额尔特木尔地方,去哈密百二十里。”^②又据张寅记言:十月初十日,过戈壁至鸽子烟墩,入哈密界;“十一日至长流水,泉甘草肥,回人引流种植,山下畦町成行,绝无人烟。盖夷人夏秋于此浇灌,入冬即散去耳。人马至此,始有生机”;“十三日五十里至黄龙冈,有水草。十四日七十里至哈密。”^③《哈密至准噶尔路程》亦记言:“自额尔特木尔住哈密,此站约百里。”^④不难看出,额尔特木尔(长流水)是嘉峪关至哈密旧驿路的重要站点。合而言之,《哈密至准噶尔路程》的作者出使准噶尔当在康熙五十四年清朝屯兵巴里坤并建立巴里坤至嘉峪关的新台站之前。

再据《哈密至准噶尔路程》所记吐鲁番为策妄阿拉布坦所控制而哈密未归其控制的重要信息,我们可推知,作者出使准噶尔至早当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哈密首领额贝都拉归顺清朝之后。而策妄阿拉布坦也正是在这一年取代噶尔丹成为准噶尔汗国的最高统治者,并于该年十月将统治中心从博罗塔拉移至《哈密至准噶尔路程》的终点站伊犁河^⑤。康熙五十九年迎降清军的吐鲁番阿克苏尔坦与其父阿卜都里什特曾被噶尔丹拘执十四年,于康熙三十五年被清军解救后护送至北京,又于次年(1697)被送归吐鲁番,清廷传谕策妄阿拉布坦“勿致虐害”^⑥。因此,阿克苏尔坦应即是《哈密至准噶尔路程》所记在吐鲁番城内居住“总领回子之素尔屯”。由此,我们可基本确定,《哈密

①Walter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 China und die Aussenlaender*(康熙朝皇舆全览图): 10. Hami—Gas.

②《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三,康熙五十四年四月甲午。

③张寅:《西征纪略》,参见吴丰培整理:《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6年,第59-60页。

④黄文炜等:《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48辑,第435页。

⑤赵卫宾:《策妄阿拉布坦奏疏所记史事考》,《吐鲁番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117页。

⑥《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五,康熙三十五年八月癸巳;卷一七六,康熙三十五年九月甲寅、丙辰;卷一七八,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丁未。关于阿克苏尔坦的具体研究,可参阅王希隆:《阿克苏尔坦考——兼述清代吐鲁番察合台后裔的活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第49-54页。

至准噶尔路程》的作者应是在康熙三十六年年底至五十四年之间出使准噶尔的清朝使臣。康熙三十六年至五十四年,是清朝在平定噶尔丹之乱后与策妄阿拉布坦之间和平交往的时期,双方使者往来不断。据《清实录》等史籍记载,在此期间出使策妄拉布坦处的清朝使臣,且与《哈密至准噶尔路程》的行程时间大致相仿者,有将噶尔丹骸骨于康熙三十七年八月带回京师的内阁侍读学士喇锡和康熙五十一年奉命前往交涉阿拉布珠尔回土尔扈特部事宜的侍卫祁里德,以及于康熙五十四年五月至次年三月由哈密路前往准噶尔的蓝翎侍卫克什图等。因缺乏进一步的史料,目前尚难确定《哈密至准噶尔路程》的作者究竟是其中的哪一位。

三、《哈密至准噶尔路程》为康熙中后期使臣所记沿途军事情报

在平准战事中,康熙帝及前线清军将领都极为重视侦探和搜集准噶尔周边山川道里等情报信息。康熙帝曾于五十六年(1717)八月颁布谕旨称:自策妄阿拉布坦侵扰哈密后,我朝“遣派三路征兵,将策妄喇布坦下之厄鲁特、回子劫掠甚多”,今“三路征伐之兵,俱事成返回,将策妄喇布坦地方之远近、水草、道路之优劣、驻扎情形俱知”^①。副将军阿喇衲带兵进驻哈喇和卓后,罗布淖尔地方回人头目古尔班库车克派人进献方物,阿喇衲遵旨派遣原笔帖式代屯等前往招抚,并晓谕代屯等曰:“尔等将自塔里玛河至叶尔奇木之路,通哈拉沙尔、阿克苏、库车等处之路好坏、水草地远近、走多少天,伊等于叶尔奇木等地往来行走与否之处,尽皆向罗布淖尔回子问明,将罗布淖尔现有回子男女数目,亦一并记下带回。”^②雍正二年三月,回疆东四城伯克遣使投顺,使团成员抵达西路军巴里坤大营后,靖逆将军富宁安曾询问达尔玛等曰:“自伊犁至阿克苏、库车道路如何?水草如何?又有否险峻之达巴罕?”又问:“尔等行走几日之后方抵达吐鲁番?尔等沿何路而来?沿途水草如何?倘若急行,可用几日抵达?倘若缓行,又用几日抵达?”^③对比《哈密至准噶尔路程》所记内容发现,全文着重记录沿途每两个站点间的距离远近、道路优劣及水草好坏等信息,而对当日的天气状况则少有提及,与一般的行程日记存在较大差异。由此推知,《哈密至准噶尔路程》的作者出使准噶尔之时,不仅负有公开的使命,还负有搜集沿途山川道里等军事情报的秘密任务。而《哈密至准噶尔路程》便是这项秘密任务的最终成果。

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在策妄阿拉布坦派兵侵扰哈密后,康熙帝拟定了派遣三路大军征剿的计划:“由噶斯路进兵一万,赴伊里河源,抵彼巢穴;由哈密、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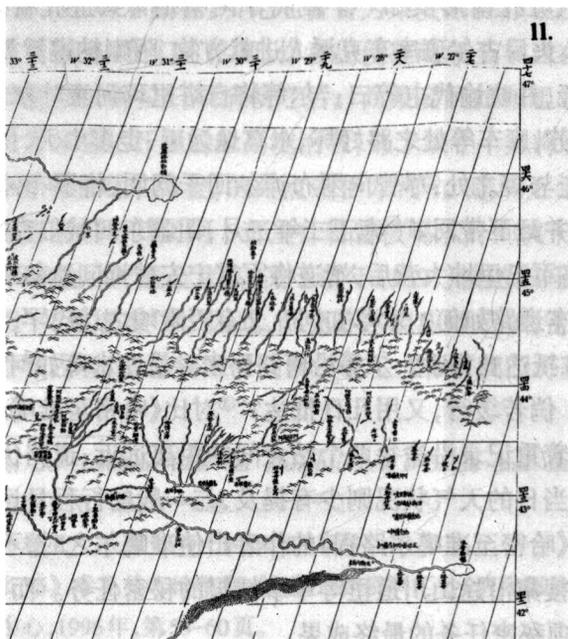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223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1-22页。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720-721页。

鲁番进兵一万,由喀尔喀进兵一万,前至博克达、额伦哈必尔汉地方。如此三路进剿,料必成功。”^①值得注意的是,此作战计划尚未提到《哈密至准噶尔路程》所记自哈密、吐鲁番经阿尔灰、准土斯抵达伊犁的进军路线,但同年六月曾出使准噶尔的散秩大臣祁里德遵旨议奏进剿计划时,即提出“富宁安等兵应由哈密至巴尔库尔,候将军费扬固等兵,一同征取吐鲁番,前进朱尔土斯地方。”^②此后,靖逆将军富宁安又于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奏言:“见在巴尔库尔之兵及固原、甘肃等处预备驻扎之兵,不下一万七千,请于此内派选精兵八千名,由额伦哈必尔汉一路前进,六千名由吐鲁番、阿尔会一路前进。”^③由此可知,至晚到康熙五十九年十月,清军对《哈密至准噶尔路程》所记自吐鲁番经阿尔灰、准土斯抵达伊犁河的道路已熟知,进而据之拟定征剿策妄阿拉布坦的具体作战计划。

综上,《哈密至准噶尔路程》的作者非雍正间使臣,而应是康熙三十六年年底至五十四年间出使准噶尔的清朝使臣。《哈密至准噶尔路程》不同于一般的行程日记,是该使臣沿途记录的军事情报。《哈密至准噶尔路程》成书,对清康熙末年拟定平准作战计划和绘制《皇舆全览图》西域部分,以及其后《西陲纪略》的编写,都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杂旺阿布尔滩图》

【作者简介】赵卫宾,新疆警察学院思政部讲师。研究方向:清代新疆民族史。

①《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三,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己丑。

②《清圣祖实录》卷二六四,康熙五十四年六月丙戌。

③《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九,康熙五十九年十月丁巳。